

情
場
必
大
話

情場笑話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八版



分發行所

漢口中山路
廣平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遼寧鼓樓北
長沙大南門
梧州大南門
汕頭大南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一〇一號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大東書局

編
著
者

吳興趙苕狂

情場笑話(全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大東書局

弁言

情場者。猶戲場也。戲場而演喜劇。則座客爲之解顏。情場而有笑史。則旁觀爲之拊掌。其能解人頤。破人悶。爲效一也。然同一喜劇。以角色互殊。而價值有分矣。同一笑史。以情節互異。而色采有別矣。名稱雖同。猶未可一概而論耳。今余之編笑史。亦猶時人之編喜劇。於情節則新舊並列。於角色則生旦兼收。既全局之是謀。亦枝節之是顧。苦心經營。務求叫座。且欲音傳弦外。耐人尋味。不願如各遊戲場中所演各喜劇之呶呶叫囂。毫無意識也。然而喜自誇大。亦編劇家之恒事。其能叫座與否。仍在顧曲諸人。然則余書之能否銷行。正無把握耳。若夫或賞其事節之詼。因之而噴茶。或喜其情文之趣。因之而捧腹。抑或有喜事之客。鬥狠之徒。以爭座而揮拳。以叫好而弩目。此皆台下之事。固與編劇家無涉。余亦不任其責焉。庚申十月。編輯既竟。戲誌數語。以弁其端。

著者識

情場笑話目錄

訂交笑話

文豪上當

佳佳佳

請君侍宴

亦算結髮

痴情笑話

儂郎本人

熟讀召南一章

窺得徐妃半面粧

六十新娘二新郎

同游笑話

非吾婿也

冒充阿兄

輕薄被打

大家自由

約會笑話

惡作劇

誤認亂黨

振我閭威

老僧太不解事

通函笑話

情場偵探

何其辯耶

誰與你我我卿卿

爲郵局登廣告

接吻笑話

不敢近視 一吻何如 盜劫櫻唇 犧牲色相

爭艷笑話

誰是真情 罰再讀書 互誇官勢 得謗又復受過

奪婿笑話

枉費心機 我身且裂 情人卽情敵 滬江劉

跳舞笑話

并此未能 跳舞則得妻 猶太式跳舞 畢生無此

旅行笑話

家鴛鴦作野鴛鴦 吃乾醋 樂耶苦耶 能詩乎

指環笑話

約指作祟 大同小異 乃贗鼎耶 此物何來

攝影笑話

何人之影 余妻之影 誤認真真 猶是個郎

求婚笑話

小說誤我 阿妹當選 嫌君太肥 失馬得鹿

結婚笑話

忘了新娘 難夫難婦 非原人不嫁 三三啓

洞房笑話

誤聽人言 不關妻事 乞丐入贅 妾是好友

閨房笑話

交換條件 不可苟且 兩個和尚 疑戴綠頭巾

搶親笑話

錯認嬌客作強盜 將錯就錯 太不雅矣 禿頂新娘

離婚笑話

毛脚新娘 人可闔乎 夜半探夫囊 驗身當先自汝始

相思笑話

妙人妙對 揮劍斬相思 錯認情郎 栩栩欲活

懼內笑話

夢中娶妾 懼內雅謔 小子不敢 原來同病

納寵笑話

固納之矣 三人拜堂 小小詞 好個不相干

冶遊笑話

情深嚙臂 補服作枕 阿父休矣 小先生小產

妬情笑話

妻妾黨 大錯鑄成 吞金真乎 及瓜而代

爭風笑話

吃醋苦了菩薩

黨外人

關指頭甚事

同寅也同靴也

情場笑話

吳興趙茗狂編著

訂交笑話

——文豪上當——

滬南金某者。工詩詞。能文章。亦海上之文豪也。盛名所布。婦孺皆知。一日。至某酒肆小飲。正舉杯自酌間。鄰座忽來女郎二人。睨之。皆國色也。數盞而後。忽聞甲女言曰。海上有文豪金某者。君亦知之乎。乙女曰。此公聲名。有同李杜。安得不知。余最愛其詩。當無聊時。輒把其詩集一讀。萬斛閒愁。爲之盡滌也。甲女曰。然則集中諸作。君謂何首爲最佳。乙女曰。余最愛其秋柳步韻數首。漁洋原作。不能專美於前也。甲女曰。此作固佳。然余尤愛其閨情諸作。義山冬郎。洵可鼎足。今余當爲君一誦之。試觀其風情何等穠馥耶。言次。卽曼

聲而詠金聆之。琅琅上口。不差一字也。私心乃大喜。以爲旗亭勝遇。亦不是過。情不自禁。竟至二女案次。曰。適聞評詩。不勝汗顏。蓋余卽金某耳。二女聞言。頓露敬色。急足恭肅之坐。金亦卽坐。暢論詩旨。色舞眉飛。幾忘其爲萍水之交矣。已而二女復援隨園女弟子例。以隸身門牆爲請。金亦欣然允之。自是以後。絳帳春風。彌稱盛況。然資財乃爲之日損。不一年。鉅萬家資。隨手散盡。而二女亦不復見。有知之者。謂二女實淪牌之流。知金富有。故設計以勾之。金認同旗亭舊事。竟目之爲閨中知己。遂入其彀中耳。然則二女亦非常人矣。

——佳佳佳——

沈翠娥者。女學生也。悱惻多情。工愁善感。課餘之時。恒手小說而讀。醺醺然如有深味。而瀏覽所及。尤喜讀小說家某君之著作。嘗謂若人以生花之筆。細纏綿之情。彌極哀感頑艷之致。度必一翩翩美少年。而深於情者也。余能

與之訂交爲友。或一仰其豐采。則爲幸多矣。時且舉此意向朋輩。一言之然。介紹難得。竟未能如願焉。一日復向某友言及此。友笑曰。君欲一識若人乎。若人當今文學巨子。小說名家。固不可不一瞻仰也。介紹之職。不才願任之。遂訂於某日往。比屆時至其處。則此小說家。乃一獐獮無匹之粗漢。巨鼻如壺。濃髯繞頰。鬢多橫肉。目帶兇光。而毛毳毳被兩手。尤足使人生怖。不敢向之一正視。以視其理想中所擬想之人物。迥不相侔矣。正悵惘間。復聞此粗漢發一雷鳴之聲曰。女士。竟蓄願欲一瞻仰余耶。佳。佳。佳。當言此三佳字時。聲震瓦屋。大有張翼德喝斷灞橋之概。女益爲之驚魂不定。急與寒暄數語。倉皇遁出。介紹者自後追及之。詢曰。君謂此公何如。女喘息答曰。果何如耶。再何如者。余命休矣。

——請君侍宴——

尤某者。海上無賴子也。以案遁往天津。一肩兩口。無以爲活。乃投身某餐館。

中爲侍者。然故態仍未稍改也。一日告假外出。見一女郎亭亭立於樹下。忽有一暴徒來。向之百端調笑。女窘急無所措。倉皇四顧。尤乃一躍而前。揮拳向暴徒。彌具解數。暴徒知不能敵。抱頭鼠竄而去。女旣得圍解。感激萬分。力邀之至其家。一盡東道誼。女之父母見其有救女之德。亦感之不置。款待十分周到。尤得意忘形。竟大言不慚。自承爲某貴宦之公子。女見其衣衫亦殊楚楚。信之不疑也。自是以後。遂締深交。詎一日女偕數友至館中小讌。則司侍應之役者。卽尤也。尤乃慚而遁去。女則嗒然若喪云。

——亦算結髮——

風馳電掣。車鈴琅琅。某路電車至矣。白髮老叟。黃口小童。爭蜂擁而登。而於此紛紛擾擾中。一妙齡女郎。紅繩約辮。綽約多姿。亦飛奔而來。卽一躍上車。詎爲勢過急。其辮飛動如蛇。一少年適立月台上。辮梢過時。竟落入其馬褂鈕扣中。相纏至固。不能遽解。女郎兩靨乃大絳。蹣跚萬狀。座客見狀亦大笑。

顧少年殊從容。自若徐爲解去之。油油秀髮。僅損失三數莖耳。女郎乃笑謝之。遂相閑談。及抵站。已同夙好矣。滑稽子因稱之爲結髮緣。

痴情笑話

——儂卽本人——

禾中李生。博學能文。有才子之目。其爲人也。痴於情。嘗悅一女。郎倪菊英。女故中姿。初無十分出色之處。然自生視之。不啻天仙化人也。凡聞有譽女者。輒色然而喜。惟妬念亦微生。苟聞有毀女者。則洶洶相向。勢且老拳從事矣。女調知之。欲試之以逗一笑。乃與其婢皆喬妝作男子。同生在某花園茗飲之時。亦追躡而至。擇生之隣座而坐。時室中除生及女等外。初無他人。婢故高聲向女言曰。邑中有女郎倪菊英者。清才玉貌。一時無兩。君亦聞之否。生聞及大喜。惟疑慮亦微生。則向婢作金剛之弩目。時女答曰。否。君誤矣。彼倪菊英者。實一粗婢。一無足道也。生乃大怒。思欲揮拳而起。第仍強爲按捺。於

是婢復言曰。君言母乃過當。實告君。彼姝貌如天仙。惑余實甚也。生乃大妬。卽離座而起。將用武矣。女復曰。如君言。可謂賞識牝牡驪黃之外。自余觀之。彼女實蠢然一物。一無姿媚可言也。生至是不復能耐。卽揮一拳向女曰。若敢唐突西子乎。女仍夷然曰。若何人。又奚涉汝事者。生大聲曰。余彼姝之友也。甯聽汝任意相毀者。若何人耶。又厲聲向婢曰。若又何人。敢談人閨闔耶。二人大笑。不遽答。生乃益怒。逼問益急。女始徐徐言曰。余非他人。卽彼女本人也。婢亦曰。余實彼姝之侍婢。甯不能一貢譽余主人耶。至是。生始恍然識其真相。相與大笑不置。

——熟讀召南一章——

某書獃。幼曾與鄰女同學。及長。而慕之。欲贈物。以致其挑逗之情。溫理毛詩。至召南。恍然曰。得之矣。一日。女方倚戶。某突挾草荐一大捲。送之。女駭聞何物。書獃曰。實相告。余求死麕死鹿而不得。故代以死狗死貓。且白茅亦無從